

黄人影编：

郭沫若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书店

郭沫若論

黃人彰編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31



郭沫若像

郭沫若論

7E07/34

郭沫若論

目 次

郭沫若小傳(附著譯一覽)	凌梅
論郭沫若	沈從文
郭沫若及其創作	錢杏邨
沫若的戲劇	王以仁
所謂歷史劇	向培良
女神之時代精神	聞一多
“女神”之地方色彩	聞一多
讀沫若“女神”以後的詩	洪爲法
讀了郭沫若的“星空”以後	周開慶
讀“星空”後片段的迴想	焦戶孚
“瓶”附記	郁達夫
讀“卷耳集”	洪爲法
讀我的幼年	H. Y.
讀了“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後	熊裕芳
論雪萊“NaPles灣畔悼傷書懷”的郭譯	孫銘傳
編後	黃人影

郭沫若小傳

凌 梅

四川嘉定府人，現年三十八歲。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在帝大時即對於文學有非常熱烈的嗜好。如“女神”等，都為當時之力作。自帝大畢業後，完全投身於文藝運動，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日”，“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開闢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紀元。後創造社成立出版部，出版震動全國思想界的

“創造月刊”，氏之力量最大。這是郭氏的前期的思想與行動，在思想上，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在行動上，完全是一種浪漫主義文藝運動；那時的創作如“女神”，“星空”，“落葉”，“瓶”等，翻譯如介紹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都可見郭氏之前期思想的表徵。一九二六年，氏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革命與文學”後，即打破了他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主張，而氏之提倡革命文學，亦在此時開始，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氏即投身於革命的實際運動，革命軍抵定武漢，氏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國軍克復南京，國共分裂，氏復捨去政治運動，度其文藝生活。現留居日本，努力著述。復埋頭於中國甲骨文之研究。曾任上海學藝大學教務主任，大夏大學詩歌教授，及廣州中山大學等文學教授。

著作甚多，詩歌方面有“女神”，（短詩）“星空”，（短詩）“瓶”，（長詩）“前茅”，（短詩）“恢復”（長詩）辛夷集等，（現完全收集在“沫若詩全集”內）

小說方面及戲曲方面，現完全收集在“沫若小

說戲曲集”內，計分十輯，第一輯“塔，”包含短篇小說七篇，第二輯“落葉，”包含長篇小說一篇，第三輯“漂流三部曲”，包含短篇小說三篇，第四輯“行路難”，包含小說一篇，第五輯“山中雜記，”包含隨筆數則，第六輯“路畔的薔薇，”包含短篇六則，第七輯“牧羊哀話，”包含雜記四篇，第八輯“後悔，”包含雜記七篇，第九輯“女神，”包含戲曲四篇，第十輯“三個叛逆的女性，”包含劇作三篇。

自敘傳方面，有“我的幼年，”及“反正前後”二部。

論述方面，有“文藝論集，”“文藝論集續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研究。”“西洋美術史提要”等。

翻譯方面，有“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河上肇）“浮士德”（德國歌德的詩劇），“少年維特之煩惱”（德國歌德抒情長篇小說，）“德國詩選”（與成仿吾合譯）“新時代”（俄國屠格涅夫長篇小說，）“卷耳集”（詩經）“沫若譯詩集，”“雪萊詩選，

“茵夢湖”，（德國施篤謨散文詩）“新俄詩選”（與L. 合譯）“查拉圖司屈拉沙”（尼采）“美術考古學發現史”，“銀匣”，“爭鬥”，“法網”，“異端”，“約翰沁孤戲曲集”，更有以易坎人的筆名翻譯辛克萊的“石炭王”，“屠場”，“煤油”等三部鉅作。

1930, 11 10.

論 郭 沫 若

沈 從 文

郭沫若，這是一個熟人，彷彿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學生大學生皆不缺少認識的機會。對於這個人的作品，讀得很多，且對於這作者發生特別興趣這樣的讀者也一定有的。

從五四以來，十年左右，以那大量的生產，翻譯與創作，在創作中詩、與戲曲、與散文、與小說、幾幾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壞，這力量的強，（從

成績上看)以及那詞藻的美,是在我們較後一點的人看來覺得是偉大的。若是我們把每一個在前面走路的人皆應加以相當的敬仰,這個人我們不能作為例外。

這裏有人可以用‘空虛’或‘空洞’,用作批評郭著一切。把這樣字句加在上面,附以解釋,就是‘缺少內含的力’。這個適宜於做新時代的詩,而不適於作文,因為詩可以華麗表情緒,小說則注重準確。這個話是某教授的話。這批評是中肯的,在那上面,從作品全部去看,我們將仍然是那樣說的。郭沫若是詩人,而那情緒,是詩的。這情緒是熱的,是動的,是反抗的,……但是,創作是失敗了。因為在創作一名詞上;我們還有權利邀求一點另外東西。

詩可以從華麗找到唯美的結論,因為詩的靈魂是詞藻。缺少美,不成詩。郭沫若是熟習而且能夠運用中國文言的華麗,把詩寫好的。他有消化舊有詞藻的力量,雖然我們仍然在他詩上找得出舊

的點線。但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壓迫作爲反抗基礎而起的向上性與破壞性，使我們總不會忘記這是‘一個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淚’，也有自承的‘我是××主義者’，還是天真。因爲他那時，對社會所認識，是并不能使他向那偉大一個方向邁步的。創造社的基調是稿件壓迫與生活壓迫，所以所謂意識這東西，在當時，幾個人深切找到的，并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是冤屈，那倒好辦，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噉飯的地方，天才熄滅了。看看創造社另外幾個人，我們可以明白這估計不爲過分。

但郭沫若是有與張資平成仿吾兩樣的。他雖然在他那初期創作中對生活喊冤，在最近‘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兩書發端裏，也仍然還是不缺少一種懷才不遇的牢騷，但他謹慎了。他小心的又小心，在創作裏，把自己位置到一個比較強硬一點模型裏，雖說這是自敍，其實這是創作。在創作中我們是有允許一種爲完成藝術而說出的謊騙的。我們不應當要求那實際的種種，所以在這作品中缺

少真實不是一種劣點。我們要問的是他是不是已經用他那筆，在所謂小說一個名詞下，爲我們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沒有？（在魯迅先生一方面，我們都相信那中年人，憑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靜的頭腦，把所見到感到的，彷彿毫不爲難那麼最準確畫了一個共通的人臉，這臉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這臉上又各以尋出一點遠宗的神氣，一個鼻子，一雙眉毛，或者一個動作的。）郭沫若沒有這本事。他長處不是這樣的。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他就這樣做。他在那不拒新的時代一點上，與王較先——時代中稱爲我們青年人做了許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傷食’的一個人。可佩服處也就只是這一點。若在創作方面，給了年青人以好的感想，他那同情的線是爲思想而牽，不是爲藝術而牽的。在藝術上的估價，郭沫若小說并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一個隨手可拾的小例，是曾經在創造社

羽翼下的葉靈鳳的創作，就很像有高那大將一籌的作品在。

他不會節制。他的筆奔放到不能節制。這個天生的性格在好的一個意義上說是很容易產生那巨偉的著作。做詩，有不羈的筆，能運用舊的詞藻與能消化新的詞藻，可以做一首動人的詩，但這個如今却成就了他做詩人，而累及了創作成就。不能節制的結果是廢話。廢話在詩中能容許，在創作中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損失。他那長處恰恰與短處兩抵，所以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麼東西。

廢話是熱情，而廢話很有機會成為瑣碎。多廢話與觀察詳細並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對於觀察這兩個字，是從不注意到的。他的筆是一直寫下來的，畫直線的筆，不缺少線條剛勁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筆用到恰當一件事上。描畫與比譬，誇張失敗處與老舍君並不兩樣。他詳細的寫，却不正確的寫。詞藻幫助了他詩的帥力。累及了文章的親切。在親切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對比，是

在任何時譜呀著呀都只能用那樸訥無華的文體寫作的周作人先生，他才是我所說的不在文學上糟場才氣的人。我們隨便看看……………那描寫，那糟場文學處，使我們對於作者真感到一種浪費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他形容的地方都有那種失敗處。凡是對這個不發生壞感的只是一些中學生。一個對於藝術最小限度還承認牠是‘用有節制的文字表現一個所要表現的目的’的人，對這個揮霍是應當吃驚的。

在短篇的作品上，則並不因篇幅的短，便把那不合當的描寫減去其長。

這又應當說到創造社了。創造社對於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種事。那原因，委之於訓練的缺乏，不如委之於趣味的養成。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據地而猛烈發展着的創造社組合，是感情的組合。是站在被本階級遺棄而奮起作着一種復仇露恥的組合。成仿吾雄糾糾的最道地的湖南人惡罵，以及同樣雄糾糾的郭沫若新詩，皆在一種英雄氣度下成爲一時代注目東西的。按其實際，加以分

析，則英雄最不平處，在當時是并不向前的。新潮一輩人講人道主義，譚托爾斯太，做平民階級苦悶的描寫，（如汪敬熙陳大悲輩小說皆是）創造優出，每個人莫不在英雄主義的態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題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現在，我們說創造社所有的功績，是幫我們提出一個喊叫本身苦悶的新派，是告我們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輩，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樣子，話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為誇張過分的。他們缺少理知，不用理知，才能從一點偉大的自信中，為我們中國文學史走了一條新路，而現在，所謂普羅文學，也仍然得感謝這團體的轉販，給一點年青人向前所需要的糧食。在作品上，也因缺少理知，在所損失的正面，是從一二自命普羅作家的作品看來，給了敵對或異己一方面一個絕好揶揄的機緣，從另一面看，是這些人不適於作那偉大運動，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認真的一點平凡的頑固的力。

使時代向前，各在方便中盡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時代年青人，以及同情於年青人幸福的一

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羣力推挽的一件艱難事情。在普遍認識下，還有兩種切身問題，是“英雄”天才氣分之不適宜，與工具之不可缺。革命是需要忠實的同伴而不需要主人上司的。革命文學，使文學，如何注入新情緒，攻入舊腦壳，凡是藝術上的手段是不能講的。在文學手段上，我們感覺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適宜於一篇檄文，一個宣言，一通電，一點不適宜於小說。因為我們總不會忘記那所謂創作這樣東西，又所謂訴之於大眾這件事，仍在中國此時，還是仍然指得是大學生或中學生要的東西而言！對於舊的基礎的動搖，我們是不應當忘記年青讀書人是那候補的柱石的。在年青人心中，注入那爆發的瘋狂的藥，這藥是無論如何得包含一種甜而習慣於胃口那樣東西裏，才能送下口去。普羅文學的轉入嘲弄，郭沫若也缺少糾正的氣力。與其說‘反正前後’銷數不壞，便可為普羅文學策目，那不如說那個有閒階級魯迅為人歡迎，算是投了時代的脾氣。有閒的魯迅是用他的冷靜的看，正確的寫把握到大眾的，在過去，是那